



No.C2017012

2017-09-28

中非贸易投资合作与减贫效果

余淼杰 高恺琳*

摘要：自 2000 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非贸易投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连续七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且是非洲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和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国；非洲是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而且是中国新兴的投资目的地。中非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减贫效果。在贸易方面，中非的贸易增长为非洲各国直接创造就业，而且通过增加进口中间品、加剧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在投资方面，中国在非投资合作集中在制造业，通过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生产等方式创造大量就业。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作为双方投资合作的重要领域，不仅直接提供了大量就业，而且降低了贸易与生产成本，促进产业集聚与工业化，推进非洲各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存量每提升 1%，有助于非洲各国贫困率下降 1.5-3.0 个百分点；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存量每增加 10%，有助于当地就业增加 0.5%。

关键词：中非经济合作、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减贫

一、引言

中国与非洲虽然相隔万里，但中非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源远流长。2000 年，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成功举行，拉开了中非经济合作的序幕。2016 年是中非合作论坛建立的第 16 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投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贸易方面，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6 年中国与非洲双边贸易额达到 1491.15 亿美元，是 2000 年的 14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20.5%。在投资方面，中国在非洲对外投资存量则达到 346.9 亿美元，是 2003 年的 71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44.9%。

非洲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是仅次于南亚、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2016 年，54 个非洲国家的人口超过 12 亿，覆盖土地面积达到 3000 万平方公里。根据非洲发展银行数据，2016 年非洲增长率为 2.2%，是仅次于南亚、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快的地区。根据

*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电子信箱：mjyu@nsd.pku.edu.cn；高恺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子信箱：kailingao@pku.edu.cn。

世界银行预测，2017年GDP增长率最快的十个经济体中，有三个来自非洲，分别为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吉布提，其中埃塞俄比亚以预期8.3%的增长率名列第一。¹

非洲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中非贸易投资合作关系愈加紧密。中国连续七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是非洲前四大投资来源国，以及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最大的投资国。非洲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投资目的地。在贸易方面，世界银行WITS数据显示，2015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对外贸易中，中非贸易所占比例最高，达到15.4%。在投资方面，全球投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达到35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基建融资方面，非洲基础设施联盟（ICA）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中占比达到25%，是非洲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而贷款则支撑着众多中国对非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活动，从2000到2015年，中国为非洲各国提供贷款总计944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50.8%。

伴随着中非经济合作不断扩张的，是非洲就业人口的持续上升、人均收入的日益提升与贫困率的不断下降。在就业方面，非洲总就业人口从2000年的4.81亿人上升到2016年的7.37亿人²，增长了53%，年均增长率达到3%。其中，中国2016年在非投资创造就业达到38417个，占总体对非洲FDI就业创造的近三分之一，是美国的三倍多³。在人均收入方面，2016年非洲2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平均达到3370美元，是2000年的2.5倍；24个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值达到587美元，是2000年的2.1倍⁴。在贫困率方面，非洲的贫困率大幅下降，从1990年的54%降至2013年的41%⁵。虽然非洲的就业创造与减贫成果不能完全归功于中非经济合作，但中国与非洲之间紧密的贸易投资联系，使得中非合作在非洲减贫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目前，消除贫困仍然是非洲发展过程中最紧迫、最基本的任务。2016年世界近70亿人中，有至少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在非洲，贫困人口达到4亿，占世界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虽然非洲各国近年来经济迅速发展，贫困率有所下降，但由于其快速的人口增长，201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实际上比1990年增长了1.13亿人，非洲大陆的减贫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⁶

在中国，贫困同样是切肤之痛，虽然“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首先实现，但直到今天，也仍有四千万人口急需脱贫。通过中国经验帮助非洲脱贫，一直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合作的重要目标。而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关键是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非洲工业化程度低，电力、道路等各项基础设施匮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完整的工业生产门类和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中非之间贸易投资合作的互补性非常强。当前，国际国内产业分工深刻调整，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中国不断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了非洲国家的工业化需求，为非洲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产能合作与经济发展机遇。

2016年非洲GDP增长率达到2.2%，但仍赶不上2.7%的人口增长率，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维持社会稳定，仍然是非洲各国面对的首要问题。2000年中非合

¹ 详见2017年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² 部分非洲国家在部分年份就业数据不可得，此为50个以上数据可得的非洲国家就业数据加总，因此实际就业人口应更高。

³ 详见EY's Attractiveness Program Africa 2017。

⁴ 此处中等收入与低收入经济体划分按照2016年世界银行分类进行，其中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南苏丹、吉布提、利比亚2016年人均国民收入数据不可得，因此不包含在计算中。

⁵ 详见世界银行报告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sdcatlas/SDG-01-no-poverty.html>。

⁶ 非洲贫困人口数据详见世界银行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报告：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5078/9781464809583.pdf>。

作论坛机制建立以来，十六年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投资合作发挥了怎样的减贫效果？世界经济恢复缓慢，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不断变化，未来，非洲的扶贫事业又将如何推进？这是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非洲的经济概况、中非贸易投资的合作进程，详细分析了中非在贸易、投资、贷款、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现状，进而分析了非洲的减贫成果，并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对非洲各国的减贫效果。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非洲经济概况，主要介绍非洲人均收入概况以及贸易投资便利程度情况；第三部分为中非贸易投资合作概况，总结了中非经济合作机制以及非洲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方面的进展；第四部分从贸易、投资、贷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分析了中非经济合作现状；第五部分分析了中非经济合作的减贫渠道，并从人均收入、就业人数、贫困率等方面分析了非洲的减贫效果；第六部分为中国在非投资对非洲各国减贫效果的实证检验；第七部分为总结。

二、非洲经济概况

1. 非洲经济发展概况

非洲目前有 54 个国家，面积为 3020 万平方公里，占全球总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拥有 12 亿人口，是仅次于亚洲的世界人口第二大洲。非洲地域广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2016 年，根据非洲发展银行数据，东非总体经济增长率为 5.3%，北非为 3.3%，均超过非洲整体的经济增长率 2.2%，同时，南部非洲增长率为 1.1%，中非和西非地区增长率分别为 0.8% 和 0.4%。⁷

目前，非洲大陆拥有多个区域性组织，包括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东共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等。2015 年 6 月，非洲 26 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埃及签署协议，将联合东南非共同市场、东共体和南共体，建立“三合一自由贸易区”（TFTA）。该自贸区将覆盖 26 个国家，涉及 6.25 亿人口，相关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达到 1.2 万亿美元，占整个非洲生产总值的 58%。同期，西共体 15 国中贝宁、贝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多哥等 8 国开始实行西共体共同对外关税。相比之下，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目前区域整合的进程较慢。

非洲大陆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是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它包涵了非洲所有国家，是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于一体的全非洲性的政治实体，致力于非洲各国的和平统一与经济繁荣。其前身是 1963 年在埃塞俄比亚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2002 年 7 月在南非改组。非洲联盟成员国于 2015 年 6 月启动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旨在 2017 年建立一个覆盖全部非洲人口、经济总量达到 2 万亿美元的自贸区，实现商品、服务以及人员的自由流动。

⁷ 详见 <https://www.afdb.org/en/news-and-events/africa-remains-worlds-second-fastest-growing-region-17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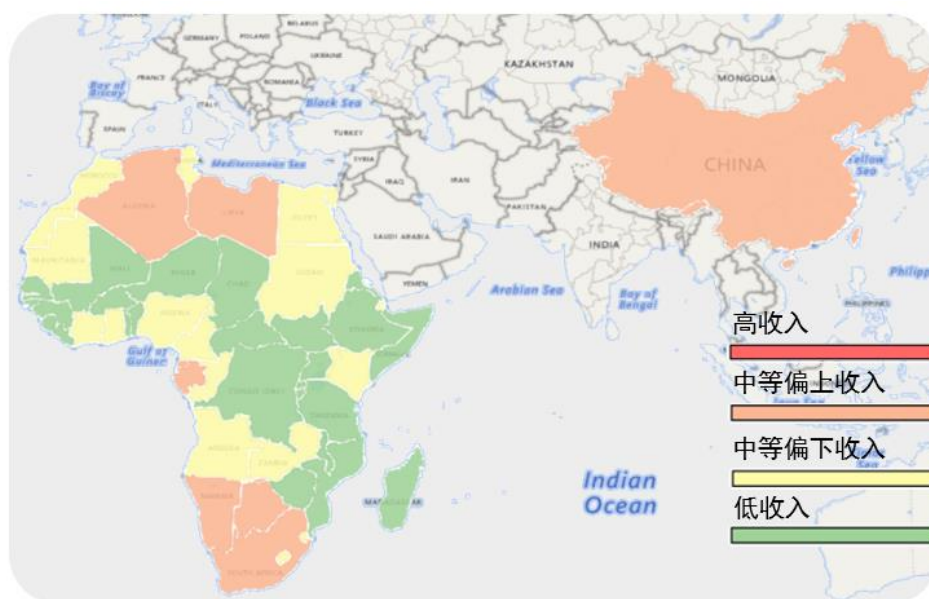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和非洲各国人均收入分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按 2016 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低将各经济体划分为不同类别（图 1）。其中，1006-395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3956-1223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12236 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 2017 年按就业人数对各个经济体的分类，中国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非洲 54 个国家中有 1 个高收入经济体，为塞舌尔，在图上以红色标识；有 8 个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以淡红色标识⁸；有 18 个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以黄色标识⁹；有 27 个低收入经济体，以绿色标识¹⁰。

2016 年，按国内生产总值排名（表 1），非洲各国中前三大经济体为尼日利亚（4050.83 亿美元）、埃及（3362.97 亿美元）和南非（2948.41 亿美元）；按 2016 年 GDP 增长率排名，非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为科特迪瓦（8.76%）、埃塞俄比亚（7.56%）和坦桑尼亚（6.96%）。

表 1 2016 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排名

排名	国家	2016 年 GDP (亿美元)	国家	2016 年 GDP 增长率 (%)
1	尼日利亚	4050.83	科特迪瓦	8.76
2	埃及	3362.97	埃塞俄比亚	7.56

⁸ 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包括：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南非、纳米比亚、毛里求斯、加蓬、赤道几内亚、博茨瓦纳。

⁹ 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包括：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吉布提、赞比亚、斯威士兰、苏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莱索托、肯尼亚、加纳、科特迪瓦、刚果、喀麦隆、佛得角、安哥拉。

¹⁰ 低收入经济体包括：津巴布韦、乌干达、多哥、坦桑尼亚、南苏丹、索马里、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卢旺达、尼日尔、莫桑比克、马里、马拉维、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冈比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民主刚果、科摩罗、乍得、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布基纳法索、贝宁。

3	南非	2948.41	坦桑尼亚	6.96
4	阿尔及利亚	1560.80	塞内加尔	6.65
5	摩洛哥	1014.45	塞拉利昂	6.07
6	苏丹	955.84	卢旺达	5.93
7	安哥拉	896.33	布基纳法索	5.86
8	埃塞俄比亚	723.74	肯尼亚	5.85
9	肯尼亚	705.29	几内亚比绍	5.57
10	坦桑尼亚	474.31	马里	5.3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 非洲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

虽然近年来非洲各国经济增长较快，然而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非洲各国仍然存在许多限制性因素，制约着经济发展。世界银行从开办企业、获得建筑许可、获取电力、登记财产、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支付税收、跨境交易、执行合同、破产处理等十个方面进行调查并为各个经济体评分，最终综合考虑十个方面的表现，得出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其中，跨境贸易项目的评分可体现非洲各国在贸易方面的制约因素；开办企业和执行合同方面的得分可体现非洲各国在投资环境方面的表现；获得建筑许可项目的评价可体现非洲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便利程度。

首先，本文就总体非洲各国的营商环境进行分析。根据 2017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表 2），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非洲营商环境排名最靠前的五个国家有毛里求斯（49 名）、卢旺达（56 名）、摩洛哥（68 名）、博茨瓦纳（71 名）和南非（74 名）；最靠后的五个国家，即在非洲排 50-54 名的国家有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利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营商环境总体排名均在全球 184 名之后。在非洲 54 个国家，其营商环境排名的中位数为 153.5，即表明至少一半的非洲国家其营商环境排名仍然处于世界 150 名之外。而在开办企业、跨境贸易、执行合同以及获取建筑许可等具体领域，均有至少一半的非洲国家处于世界 130 名之后。

表 2 非洲各国营商环境概况

非洲排名	国家	营商环境	跨境贸易	开办企业	执行合同
1	毛里求斯	49	74	48	34
2	卢旺达	56	87	76	95
3	摩洛哥	68	63	40	57
4	博茨瓦纳	71	51	153	132
5	南非	74	139	131	113
50	中非共和国	185	138	190	182
51	南苏丹	186	177	181	73
52	利比亚	188	114	163	143
53	厄立特里亚	189	189	186	121
54	索马里	190	156	184	109
	最小值	49	31	18	34

最大值	190	189	190	186
中位数	153.5	138.5	134.5	14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17 年营商环境数据库

以下部分从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分析非洲各国的经贸与投资便利度情况，并阐述可能的限制性因素。

(1) 非洲贸易便利化程度

国际贸易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其中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进口较高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本国无法生产或者生产成本过高，实际上利用了外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填补了本国原本无法获得的生产要素，进而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率，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范围（Goldberg, 2010；Yu, 2015）。同时，参与国际竞争能够有助于本国企业优胜劣汰，提升出口企业的表现（Wagner, 2007）。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尤其重要。在一方面，这些国家往往具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同时需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或服务，而后者包含着许多重要的中间品，能够促进国内生产、推动经济发展。在另一方面，对这些国家而言，较低的人均收入意味着国内消费市场不足以支撑企业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因此进入广阔的国际市场能够有效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创造更多商机。

然而，在许多经济体中，尤其是发展和最不发达国家，繁琐的通关手续、冗余的程序以及低效的物流大大增加了其对外贸易的成本，阻滞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提升效果。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其贸易便利化程度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根据 2017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表 3），在全球 189 个经济体中，非洲跨境贸易便利程度排名最靠前的五个国家有斯威士兰（31 名）、莱索托（39 名）、博茨瓦纳（51 名）、摩洛哥（63 名）、毛里求斯（74 名）；最靠后的五个国家有苏丹（184 名）、利比里亚（185 名）、喀麦隆（186 名）、民主刚果（188 名）、厄立特里亚（189 名）。跨境贸易排名的中位数为 138.5，表明近一半的非洲国家其营商环境排名仍然处于世界 138 名之外。

在跨境贸易评分项目的进出口耗时方面，排名靠后的非洲国家其边境合规与单证合规的进出口耗时较长，除喀麦隆出口单证合规耗时为 66 小时，其余排名靠后的四个非洲进出口边界或单证合规耗时均在 130 小时以上。54 个非洲国家中，在出口耗时方面，边界合规最小为 3 小时，最大为 515 小时；单证合规耗时最小为 3 小时，最大为 698 小时；进口耗时中，边界合规最小为 4 小时，最大为 588 小时，单证合规最小为 3 小时，最大为 360 小时。非洲 54 个国家之间跨境贸易便利程度差异非常大，在贸易便利化，尤其是边界和单证合规便利程度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表 3 非洲各国跨境贸易便利程度概况

非洲排名	国家	跨境贸易世界排名	出口耗时 (小时)		进口耗时 (小时)	
			边界和规	单证和规	边界和规	单证和规
1	斯威士兰	31	3	4	5	4
2	莱索托	39	4	3	5	3
3	博茨瓦纳	51	8	24	4	3

4	摩洛哥	63	19	26	106	26
5	毛里求斯	74	48	9	51	9
50	苏丹	184	162	190	144	132
51	利比里亚	185	193	186	217	192
52	喀麦隆	186	202	66	271	163
53	民主刚果	188	515	698	588	216
54	厄立特里亚	189	N.A. ¹¹	N.A.	N.A.	N.A.
	最小值	31	3	3	4	3
	最大值	189	515	698	588	360
	中位数	138.5	78	70	99	8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17 年营商环境数据库

(2) 非洲投资便利化程度

在投资便利化程度方面，本文使用开办企业和执行合同两方面来度量外资进入非洲的便利程度。开办企业是经营企业的起点，而当地的合同执行能力对企业降低投资风险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在一国开办企业的便利程度，对于本国企业抑或外资企业都十分重要的。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12 年在世界 107 个经济体中共有 310 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而如果所有经济体都能够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帮助企业注册，那么企业家们能够节省 4540 万天，而将时间花在帮助企业成长、提升生产率或进行研发等更关键的活动。繁琐甚至艰难的企业注册手续将使企业家们无法将商机变为现实，也使企业无法享受法律保护所带来的好处，比如正式注册的企业能够享有法律体系和商业银行提供的服务，其员工能够享受社会保险。对于缺乏资源的中小企业而言，情况则更加严峻。

已有文献表明，正式注册企业数量越多，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的效应越大（Fritsch 和 Noseleit, 2013），同时繁琐的注册程序往往意味着较高的腐败程度和普遍的非正式经营现象（Klapper 和 Love, 2011；Motta 等, 2010）。如果正式注册企业数量较少，也使一国的税基较小，从而税收较低，限制了政府改善分配、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Audretsch 等, 2006）。

根据 2017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表 4），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非洲开办企业便利程度排名最靠前的五个国家有布隆迪（18 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35 名）、利比里亚（37 名）、埃及（39 名）、摩洛哥（40 名）；最靠后的五个国家有津巴布韦（183 名）、索马里（184 名）、厄立特里亚（186 名）、赤道几内亚（187 名）、中非共和国（190 名）。在非洲 54 个国家，开办企业便利程度排名的中位数为 134.5，表明近一半的非洲国家其营商环境排名仍然处于世界 134 名之外。

在非洲，开办企业的手续数目差异大、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都较为高昂。从开办企业手续来看，非洲各国最小需要 3 项，最多需要 17 项，中位数为 7 项；从开办企业所需时间来看，最少需要 4 天，最多需要 134 天（超过 4 个月），中位数为 15 天，约半个月；从开办企业成本来看，最小需要收入的 0.2%，最多则超过人均收入的四倍，中位数为收入的 30.65%。

¹¹ 如果该经济体由于政府限制、武装冲突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没有发生正式大规模的私人部门的跨境贸易，则在该表中以 N.A. 标记。

表 4 非洲各国开办企业便利程度概况

非洲排名	国家	开办企业 世界排名	手续数	时间 (天)	成本 (占人均收入的 百分比)
1	布隆迪	18	3	4	13.9
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35	4	5	15.2
3	利比里亚	37	4	4.5	16.7
4	埃及	39	4.5	6.5	7.4
5	摩洛哥	40	4	9.5	7.9
50	津巴布韦	183	10	91	119.2
51	索马里	184	9	70	176.5
52	厄立特里亚	186	13	84	37.6
53	赤道几内亚	187	17	134	102.7
54	中非共和国	190	10	22	209.4
	最小值	18	3	4	0.2
	最大值	190	17	134	422.4
	中位数	134.5	7	15.25	30.6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17 年营商环境数据库

合同执行能力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如果一国的法律体系能够在合理时间内处理纠纷，而且给予企业可预测、容易获得的帮助，那么这种制度带来的好处将大大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并提升企业的投资意愿、促进创新发展（World Bank, 2004; Esposito 等, 2014）。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调查了各国处理商业纠纷时所需的时间、成本和司法的便利程度。根据 2017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表 5），在全球 186 个经济体中，非洲合同执行便利程度排名最靠前的五个国家有毛里求斯（34 名）、佛得角（43 名）、摩洛哥（57 名）、坦桑尼亚（59 名）、乌干达（64 名）；最靠后的五个国家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81 名）、中非共和国（182 名）、吉布提（184 名）、莫桑比克（185 名）、安哥拉（186 名）。在非洲 54 个国家，合同执行便利程度排名的中位数为 141，表明近一半的非洲国家其营商环境排名仍然处于世界 141 名之外。

在非洲，执行合同耗时普遍较大、成本高、司法程序质量较低，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指标度量各国在法庭诉讼、案件管理、法庭自动化以及争端解决替代方案方面，是否采取了便利化措施。在执行合同耗时方面，非洲各国最小为 228 天（超过 7 个月），最大为 1715 天（超过 4 年），中位数为 587.5 天（超过一年半）；在成本方面，最小为索赔价值的 14.3%，最大达到 119%，超过索赔价值，说明诉讼在金钱价值上几乎不存在必要性，而其中位数为 37% 的索赔价值；在司法程序质量指数方面，最小值为 2.5 分，最大值为 13 分，中位数为 6 分，说明非洲各国平均而言司法程序质量较低，且国家之间差异很大。

表 5 非洲各国执行合同能力概况

排名	国家	执行合同 世界排名	耗时 (天)	成本 (占索赔价 值的百分比)	司法程序质量指数 (0-18 分)
1	毛里求斯	34	519	25	12
2	佛得角	43	425	19.8	8

3	摩洛哥	57	510	25.2	8.5
4	坦桑尼亚	59	515	14.3	6
5	乌干达	64	490	31.3	8.5
5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81	1065	50.5	5
51	中非共和国	182	660	82	5
52	吉布提	184	1225	34	2.5
53	莫桑比克	185	950	119	9
54	安哥拉	186	1296	44.4	4.5
	最小值	34	228	14.3	2.5
	最大值	186	1715	119	13
	中位数	141	587.5	37.15	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17 年营商环境数据库

三、中非经济合作概况

1. 中非合作机制与主要成果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在南南合作范畴内的集体对话机制，是 2000 年以来非洲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周玉渊，2016）。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友好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谋求共同发展，在中非双方共同倡议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2000 年部长级会议于 2000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目前，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各国开展集体对话、共商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涉及领域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下文梳理了到目前为止六届中非合作论坛的主要合作内容（表 6），并着重梳理其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成果。

表 6 各届中非合作论坛主题与内容

序号	时间	主题	中非合作论坛宣布合作内容
第一届	2000	无	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 100 亿元人民币债务和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等举措。
第二届	2003	巩固和发展中非友谊，深化和扩大互利合作	继续增加对非援助，3 年内为非洲培养 1 万名各类人才以及给予非洲部分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等举措。
第三届	2006	友谊、和平、合作、发展	决定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增加对非援助、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援建非盟会议中心、免债、免关税、建立经贸合作区、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
第四届	2009	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谋求可持续发展	推进农业、环境保护、促进投资、减免债务、扩大市场准入、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医疗、教育、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
第五届	2012	继往开来，开创中非新	宣布了投融资、援助、非洲一体化、民间交往以及非洲和平与安全等五大领域的合作。

		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	
第六届	2016	中非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提出把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涉及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等领域合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非合作论坛官网信息整理

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和44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国政府宣布了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债务和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等举措。

2003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国和44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年）》。中国政府宣布在论坛框架下继续增加对非援助，3年内为非洲培养1万名各类人才以及给予非洲部分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等举措。

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和48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随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友谊、和平、合作、发展。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决定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宣布了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8项政策措施，包括增加对非援助、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援建非盟会议中心、免债、免关税、建立经贸合作区、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

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会议主题是：深化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谋求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年）》两个文件，规划了此后3年中非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中国政府宣布了对非合作新8项举措，涉及农业、环境保护、促进投资、减免债务、扩大市场准入、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医疗、教育、人文交流等方面。

2012年7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继往开来，开创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两个文件，中国政府宣布了今后3年在投融资、援助、非洲一体化、民间交往以及非洲和平与安全等五大领域加强中非合作的一系列新举措。

2016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南非举行，中国与50位非洲国家的代表出席。随后约翰内斯堡峰会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中非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会议一致同意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下称《计划》）。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涉及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

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等领域合作。

2. 中非贸易便利化措施

中国和非洲的贸易自由化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降低关税，而是削减非关税壁垒，比如提升质检或通关便利程度。贸易自由化措施的主要进展体现在各次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果中。¹²

在 2000 年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中，双方同意在促进贸易、鼓励和保护投资、加强海运和空运合作等方面制定适宜的法律框架，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中方还同意同非洲国家分享在设立和管理自由区和经济特区等方面促进投资的经验。

在 2003 年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方决定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进入中国市场的部分商品免关税待遇，中方将从 2004 年开始，与有关国家就免关税的商品清单及原产地规则进行双边谈判；在 2004-2006 年行动落实情况回顾中，28 个非洲国家已享受 190 种输华产品的免关税待遇。

在 2006 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国—非洲联合工商会”成立，建立起与非洲企业的对话和协商机制，促进双方经济合作与贸易；同时，中方承诺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将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 190 个税目扩大到 440 多个税目。在后续的落实情况中，中方与 31 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中的 30 国完成了涉及 466 个税目输华商品的免关税换文，并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陆续实施。

在 2009 年第四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方承诺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决定逐步给予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 95% 的产品免关税待遇，2010 年年内首先对 60% 的产品实施免关税。第四次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国与 7 个非洲国家签订了质检合同；与中国建交的 30 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全部享受 60% 输华产品免关税政策，受惠产品数目增至 4762 个。

在 2012 年第五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方承诺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逐步给予与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 97% 的税目的产品零关税待遇。

在 2015 年第六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方将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设立物流中心，规范和提升中国输非商品质量；双方还将开展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推进原产地证书的无纸化通关，促进贸易便利化。

3. 中非投资自由化措施

中国和非洲的投资自由化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促进措施，组织商业对接活动，建立“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设立投资基金或成立合资公司等，二是投资便利化措施，如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双重避税合作协定，创造便利、安全的投资环境，提高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投资自由化措施的主要进展体现在各次中非论坛的成果中。¹³

¹² 中非贸易便利化措施总结主要参考中非合作论坛官网信息、各次论坛达成文件内容及论坛后落实情况回顾公布进行总结。

¹³ 中非投资自由化措施总结主要参考中非合作论坛官网信息、各次论坛达成文件内容及论坛后落实情况回

在 2000 年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后，中国与 20 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 11 个国家设立“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在非洲新建投资企业 117 家。

在 2003 年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国与非洲各国约定将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赴非洲投资，包括创办旨在鼓励技术转让、创造非洲国家就业机会的中非合资企业；双方同意采取投资便利措施，简化对有意到非洲投资的中国公司审批程序，鼓励非洲各国同中方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在 2006 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方决定支持中国有关银行设立中非发展基金，逐步达到总额 50 亿美元，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办有利于提高非洲国家技术水平、增加就业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基金于 2007 年 6 月开业运营，首期资金达 10 亿美元。

在 2009 年第四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方决定将中非发展基金规模增加到 30 亿美元，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论坛第四届部长会以来，中国与赞比亚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合作协定。截至 2012 年底，中非发展基金在非洲 30 个国家投资 61 个项目，决策投资额 23.85 亿美元，并已对 53 个项目实际投资 18.06 亿美元。初步统计，决策投资项目全部实施后，可带动对非投资超过 100 亿美元，每年增加非洲当地出口约 20 亿美元、超过 70 万人从中受益。

在 2012 年第五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国与非洲各国约定将继续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引导中国企业在非洲建立加工和制造业基地，提高非洲出口产品附加值，加大在商贸服务、交通运输及咨询管理等服务行业的投资。根据《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已与 32 个非洲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 45 个国家建立经贸联委会机制。截止 2014 年底，在非洲兴业的中国企业已超过 2500 家，涉及金融、电信、能源、制造、农业等诸多领域，为当地直接创造了十余万个就业岗位。¹⁴

在 2015 年第六次中非合作论坛中，双方决定推动商签和落实《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以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为中非投资和经贸往来提供有利的投资和税收环境。截止 2016 年底，中非投资基金对 37 个非洲国家的 88 个项目实际投资 40 亿美元，主要是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对非进行直接投资和经营，重点支持农业、加工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资源开发等长期项目。建立经贸合作区是中非工业化与投资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企业已在非洲 15 个国家投资建设了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和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等 20 个工业园区，累计投资 53.8 亿美元，吸引 435 家企业入驻，累计总产值 193.5 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 16.2 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 33534 个¹⁵。

4. 中非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

根据世界银行 2008 年的报告，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匮乏是限制商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电力不足是非洲基建领域最大的问题之一，拥有 8 亿人口的撒哈拉以南 48 个国家发电量与拥有 0.45 亿人口的西班牙相当，当时非洲的年发电量相当

顾公布进行总结。

¹⁴ 参考商务部报道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501/20150100873001.shtml>

¹⁵ 参考商务部报道 <http://www.mofcom.gov.cn/sys/print.shtml?ae/ah/diaocd/201612/20161202122021>。

于人均每天仅使用 3 小时的 100 瓦灯泡。在道路建设方面，非洲的基础设施同样严重不足，仅有三分之一的非洲农村人口居住地周围两公里出有一条全年可以通行的道路，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是三分之二。在信息技术、水利等其他领域，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形势同样十分严峻。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中非双方合作的重要领域。

在 2000 年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方与非洲各国约定将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方面的项目。中方表示愿在工程承包、技术和管理合作等领域提供现代和适宜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中方还将鼓励这些企业加强与当地同等的合作，增加对当地人员的培训，并雇用更多的当地劳力，使用当地现有资源。

在 2003 年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非双方认为基础设施落后依然是制约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同意继续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尤其在公路、建筑、电信、电力供应等领域。

在 2006 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后，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中国政府设立了中非发展基金。基金于 2007 年 6 月开业运营，首期资金达 10 亿美元。基金投资非洲的第一个项目是“加纳燃气联合循环发电一期工程”，此后不断投资新的项目。中国在赞比亚建设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在 2008 年初具规模，在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也积极推进。

在 2009 年第四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方约定向非洲国家提供 100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

在 2012 年第五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方同非方建立了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将向非洲国家提供 200 亿美元贷款额度，重点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发展。2013 年，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铁路（东非铁路）、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等重大项目已陆续开工建设。

在 2015 年第六次中非合作论坛中，双方专门就产能对接与产能合作约定未来发展方向，中方愿将非洲作为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的优先对象，非方欢迎中方优质劳动密集型产能向非洲有序转移，帮助非洲增加就业、税收和外汇，实现技术转让和共同发展。为确保中非“十大合作计划”顺利实施，中方决定提供总额 6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中方提供 100 亿美元为已经成立运作多年的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各增资 50 亿美元，并新设立首批资金为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主要服务于非洲“三网一化”建设（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和工业化），支持港口、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以及能矿、农牧业、地产等行业，支持中非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中国与非盟已签署有关“三网一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制定《非洲 2063 年高速铁路网发展愿景》和《中非铁路合作行动计划 2016—2020》。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修建的有代表性的公路、铁路项目¹⁶有：2013 年 2 月开工的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承建的尼日利亚首条现代化铁路—拉各斯至卡诺现代化铁路，全长 1315 公里，合同总额 83 亿美元。2013 年 11 月开工的肯尼亚蒙巴萨至内罗毕铁路（东非铁路），全长 2350 公里，是肯尼亚国家铁路总规划的三条主要铁路干线之一。2014 年 5 月竣工的由中交集团设计施工的埃塞俄比亚斯亚贝巴—阿达玛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全长 78 公里，是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东非地区规模第一、等级最高的高速公路，是非洲互联互通的样板工程。2014 年 11 月，中国铁建与尼日利亚当局签署的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

¹⁶ 参考 2017 年高连和《中非产能合作中的集群性投融资》一书中的部分总结。

目，合同总金额达 119.7 亿美元。2014 年 11 月，中国路桥与安哥拉公司、葡萄牙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的安哥拉新宽扎河大桥建设项目，项目合同总额约合 1.1 亿美元，是中资企业自 2003 年大批进入安哥拉市场以来与外国公司合作中标的第一个重大政府公共工程。2015 年 2 月，横贯安哥拉全境总长 1344 公里的本格拉铁路建成通车。这是继援建坦赞铁路之后，中国在海外修建的又一条重要铁路。2016 年 10 月，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铁路（亚吉铁路）正式通车，这是由中国企业采用全套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非洲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修建的有代表性的电力项目有：2013 年 5 月开工的由中国电建集团承建的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70 万千瓦，合同总金额为 12.94 亿美元；2013 年 7 月尼日利亚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签署的 2000 万千瓦燃气电站及电网建设项目合作备忘录，总额达 200 亿美元，为尼方与国际公司签署的最大电力合作协议；2013 年 12 月启用的由中国电建集团承建的赞比亚卡里巴北岸水电站扩机项目 5 号机组正式启用，包含两台 18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其融资 3.15 亿美元；2013 年 12 月竣工的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的加纳布维水电站项目，是加纳仅次于阿克松博电站的第二大水电站；2014 年 2 月由中国电建集团承建的苏布雷水电站项目，是科特迪瓦最大的水电站工程，总装机容量 27 万千瓦。2016 年 9 月启动肯尼亚加里萨光伏电站项目，预计项目建成后 25 年内的年均发电量预计为 7646.7 万千瓦时，可以满足 35 万人、即加里萨地区一半人口用电需求。2016 年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在 2010-2020 这段期间，中国公司在撒哈拉以南的 37 个非洲国家承建 200 多个电力项目，包括发电、输变电、农村电气化等，其中，2010-2015 年间已经完工的发电项目占同期新增装机容量的 30%。¹⁷

四、中非经贸关系发展

本节从贸易、投资、贷款、基础建设融资四个方面阐述中非经贸关系的现状与发展。

1. 中非贸易发展

以下从贸易总量与贸易伙伴、贸易结构两方面对中非贸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1）贸易总量与贸易伙伴

¹⁷ 详见国际能源署 2016 年报告《Boosting the Power Sector in Sub-Saharan Africa: China's Involvement》，http://www.oecd-ilibrary.org/energy/boosting-the-power-sector-in-sub-saharan-africa_9789264262706-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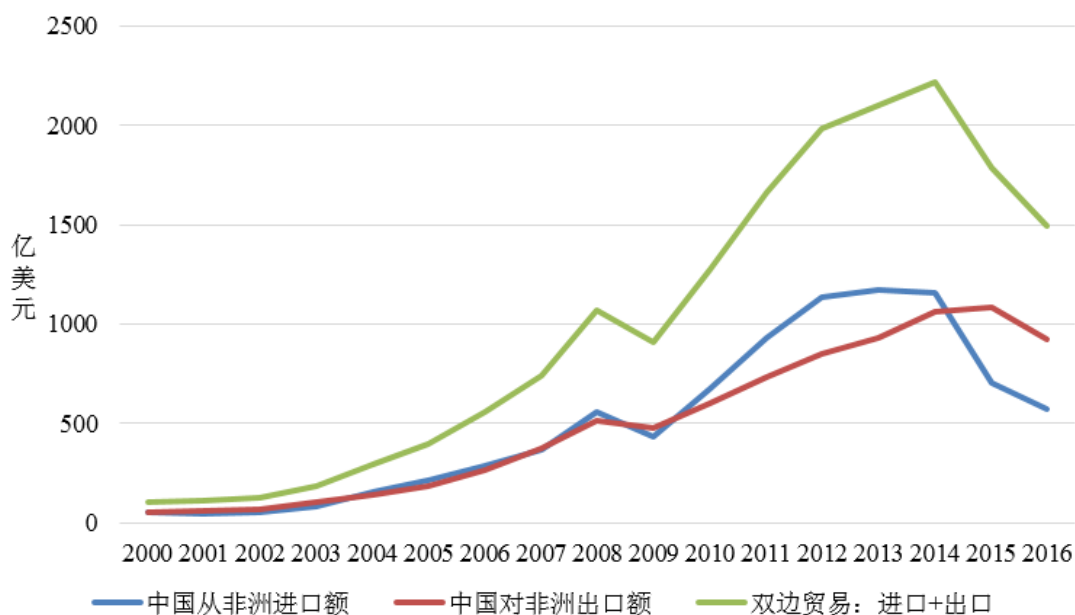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与非洲贸易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 CEIC 数据库

如图2所示,中国与非洲贸易额从2000年的105.97亿美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1491.15亿美元,提高了13.1倍。其中,中国从非洲进口额从2000年的55.5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69.00亿美元,提高了9.2倍;中国对非洲出口额从2000年的50.42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922.16亿美元,提高了17.3倍。2014年,中非双边贸易达到顶峰2216.7亿美元,并开始下滑,主要原因是中国从非洲进口额缩小,同时中国对非洲出口额增长趋缓,2015年,中国对非洲出口额出现下降,中国从非洲进口额继续下降,但态势趋缓。2010-2014年间,中国对非洲贸易保持逆差,逆差额在2012年达到最大,为279.40亿美元。2015年以来,中国对非洲贸易转为顺差,2016年顺差额达到353.16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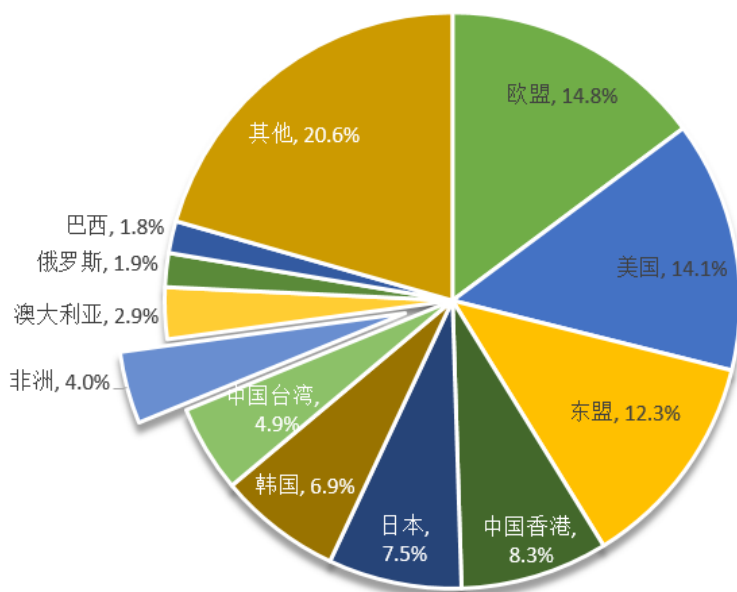


图3 2016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2016年，中非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4.0%，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图3）。根据中国商务部报告与CEIC数据库，2016年，中国的前七大贸易伙伴为：欧盟（14.8%）、美国（14.1%）、东盟（12.3%）、中国香港（8.3%）、日本（7.5%）、韩国（6.8%）、中国台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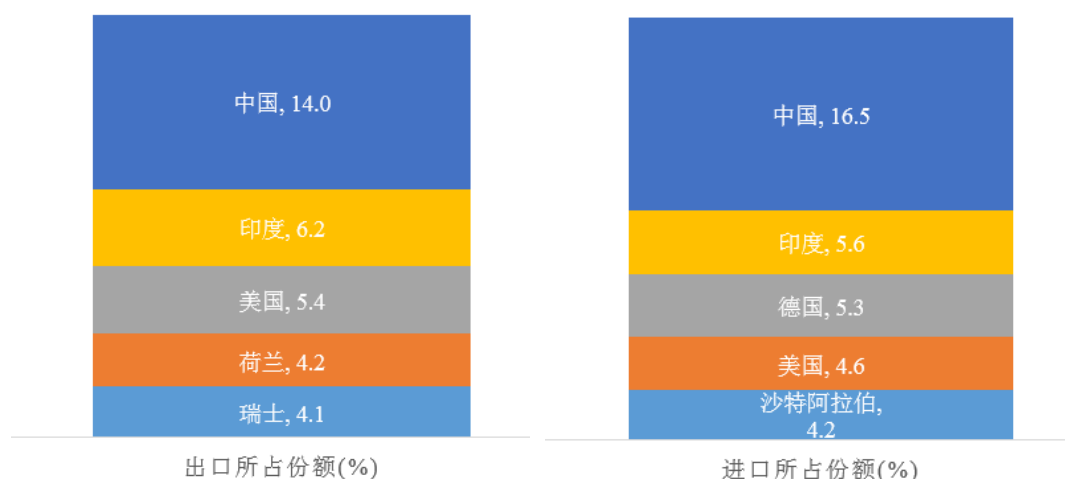


图4 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出口主要贸易伙伴

数据来源：WITS

2015年，中国是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非洲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图4）。2015年，非洲对外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依次为：中国，贸易额占非洲对外出口的14%；印度，占6.2%；美国，占5.4%；荷兰，占4.2%；瑞士，占4.1%。非洲从外国进口的主要贸易伙伴依次为：中国，贸易额占非洲从外国进口的16.5%；印度，占5.6%；德国，占5.3%；美国，占4.6%；沙特阿拉伯，占4.2%。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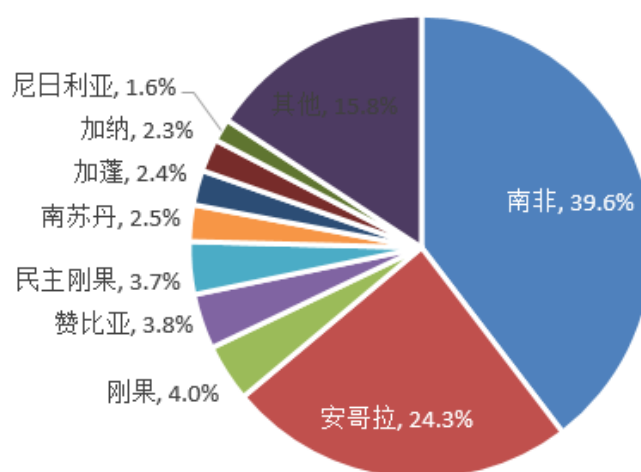


图5 2016年中国在非洲的主要进口来源地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¹⁸ 此处贸易伙伴不包括非洲内部各国。

2016年，中国在非洲前五大进口来源地为南非（39.6%）、安哥拉（24.3%）、刚果（4.0%）、赞比亚（3.8%）、民主刚果（3.7%）。如图5所示，中国从非洲进口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安哥拉两国，中国从南非和安哥拉进口总和占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份额高达63.9%。根据2015年WITS数据¹⁹，中国从安哥拉进口中99.7%为燃料；2015年中国从南非进口中，49.3%为杂项²⁰，20.5%为石头与玻璃，17.9%为矿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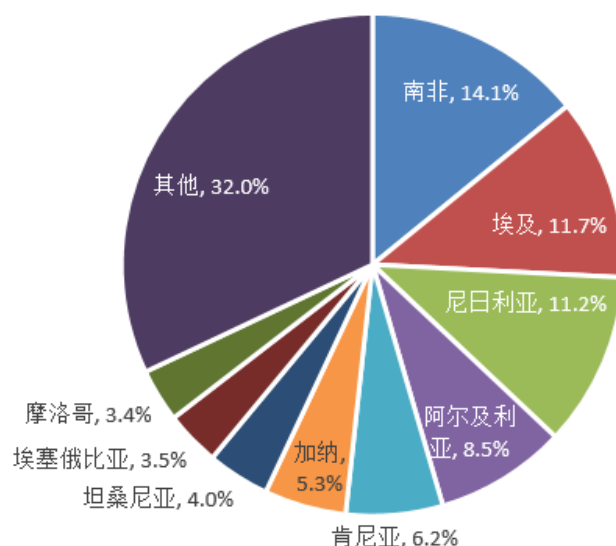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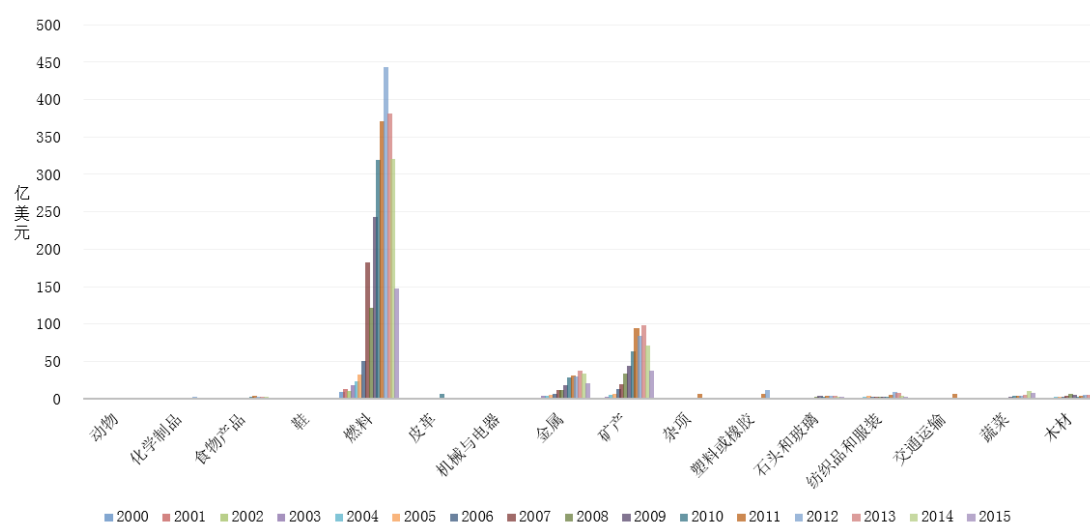


图6 2016年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如图6所示，2016年，中国在非洲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为南非（14.1%）、埃及（11.7%）、尼日利亚（11.2%）、阿尔及利亚（8.5%）、肯尼亚（8.5%）。由此可见，南非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



¹⁹ WITS 数据尚未更新到 2016 年。

²⁰ 英文对应为 Miscellaneous。

图 7 2000-2015 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2) 贸易结构

2000-2015 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主要集中在燃料、金属、矿产三个资源密集型行业中（图 7）。从进口额来看，2015 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燃料达到 147.46 亿美元，是 2000 年的 15 倍；金属进口达到 20.94 亿美元，是 2000 年的 14 倍；矿产进口达到 37.65 亿美元，是 2000 年的 28 倍。从增长率来看，2015 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燃料、金属与矿产均为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3.9%、-37.2%和-4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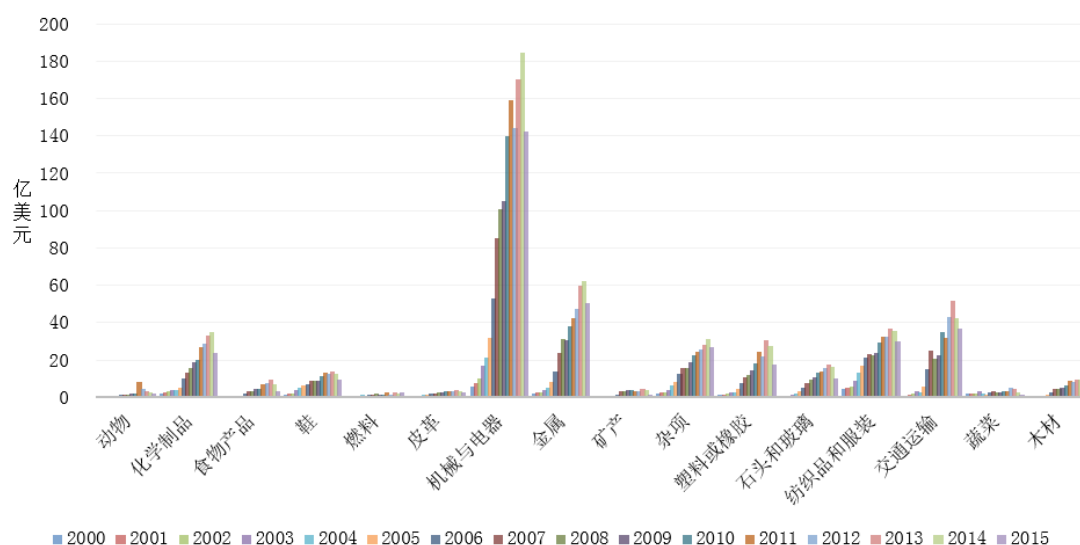


图 8 2000-2015 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2000-2015 年中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行业较为多样，包含化学制品、食物产品、鞋、机械与电器、金属、杂项、塑胶或橡胶、石头和玻璃、纺织品和服装、交通运输产品、木材等（图 8）。从出口额来看，机械与电器出口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出口,2015 年达到 142.25 亿美元，其次为金属和交通运输产品，出口额分别为 50.42 亿美元和 36.61 亿美元。从增长率来看，除了燃料出口 2015 年增长率为正，其余行业均为负增长，其中矿产、食物产品、蔬菜出口负增长率绝对值较高，分别为-62.8%、-51.1%、-40.8%，各行业平均负增长率为-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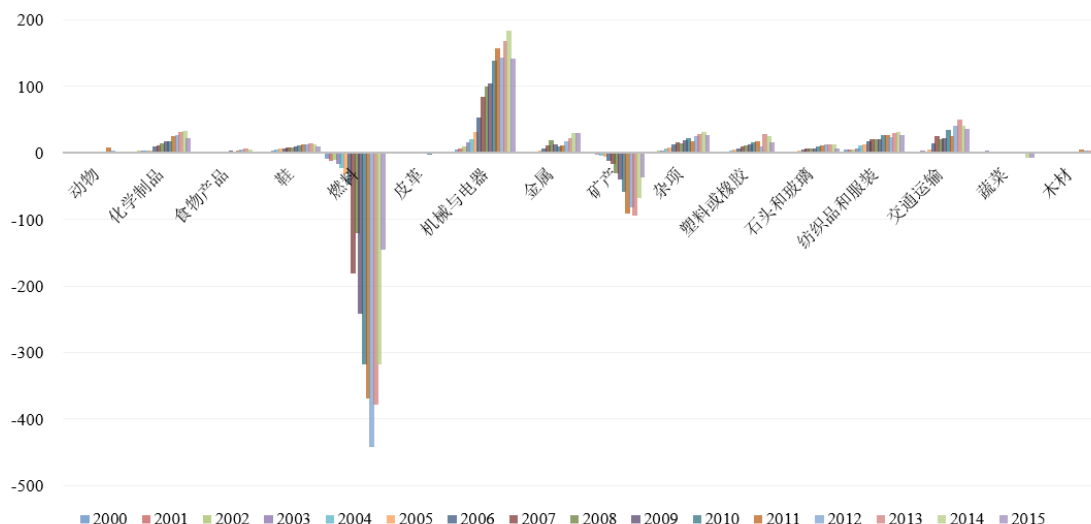


图 9 2000-2015 年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净出口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2000-2015 年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净出口为正，即贸易顺差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机械与电器、塑料或橡胶、纺织品和服装、交通运输等行业；净出口为负，即贸易逆差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燃料、矿产等资源密集型行业（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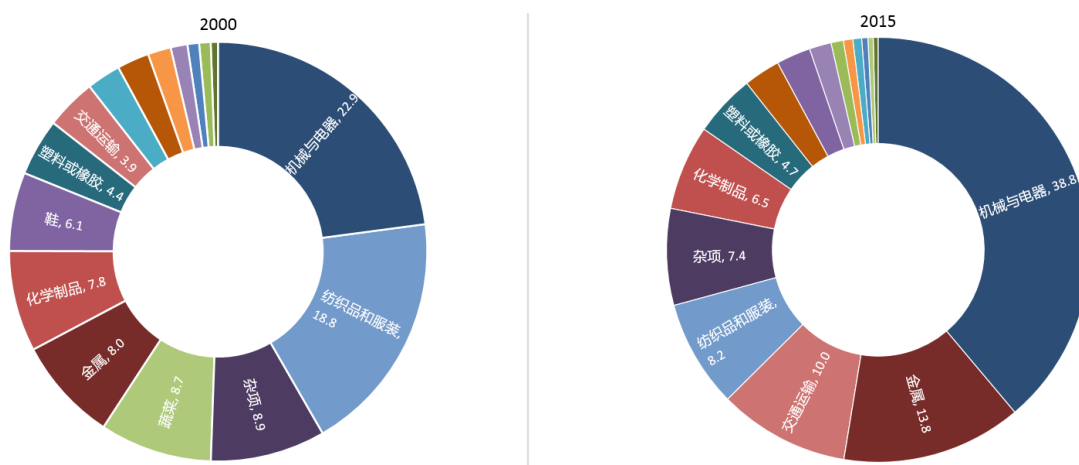


图 10 2000 与 2015 年中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产品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WITS

2000 到 2015 年，中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产品结构中，机械与电器、金属、交通运输所占份额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增长，鞋、燃料、纺织品和服装、蔬菜等行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图 10）。如表 7 所示，2000 年，中国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品结构中，机械与电器（22.9%）、纺织品和服装（18.8%）、杂项（8.9%）、蔬菜（8.7%）、金属（8.0%）依次为前五类主要出口产品。2015 年，中国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前五类主要出口产品为机械与电器（38.8%）、金属（13.8%）、交通运输（10.0%）、纺织品和服装（8.2%）、杂项（7.4%）。其中，出口份额上升的百分点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机械与

电器，从 22.9% 上升到 38.8%，提升了 15.9 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产品，从 3.9% 上升到 10.0%，提升了 6.1 个百分点；金属，从 8.0% 上升到 13.8%，提升了 5.7 个百分点。出口份额下降的百分点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为：纺织品与服装，从 18.8% 下降到 8.2%，降低了 10.6 个百分点；蔬菜，从 8.7% 下降到 0.4%，降低了 8.3 个百分点；鞋业，从 6.1% 下降到 2.6%，降低了 3.4 个百分点。²¹

表 7 2000 与 2015 年中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产品结构变化

行业	2000 年中国出口份 额	2015 年中国出口份 额	2015 与 2000 出口份额之 差
动物	0.9	0.5	-0.4
化学制品	7.8	6.5	-1.3
食物产品	0.9	0.9	0.1
鞋	6.1	2.6	-3.4
燃料	2.6	0.7	-2.0
皮革	1.8	0.7	-1.1
机械与电器	22.9	38.8	15.9
金属	8.0	13.8	5.7
矿产	0.6	0.4	-0.2
杂项	8.9	7.4	-1.5
塑料或橡胶	4.4	4.7	0.3
石头和玻璃	2.5	2.8	0.3
纺织品和服 装	18.8	8.2	-10.6
交通运输	3.9	10.0	6.1
蔬菜	8.7	0.4	-8.3
木材	1.3	1.7	0.4

数据来源：WITS

²¹ 部分数值出现简单加和不统一是由于计算时四舍五入的缘故，例如食物产品 2000 年份额实际为 0.89%，2015 年份额为 0.94%，2015 与 2000 年之差为 0.06 个百分点，四舍五入后为 0.1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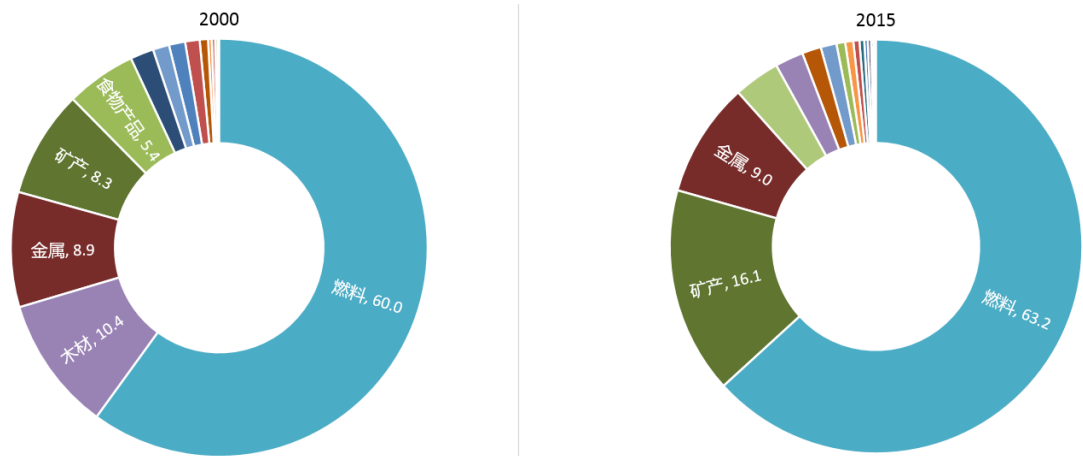


图 11 2000 与 2015 年中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产品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WITS

2000 到 2015 年，中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产品结构中，总体结构变化不大，仍然以燃料、金属等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如表 8 所示，2000 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的产品结构中，燃料（60.0%）、木材（10.4%）、金属（8.9%）、矿产（8.3%）、食物产品（5.4%）依次为前五类主要进口产品。2015 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的前五类产品为燃料（63.2%）、矿产（16.1%）、金属（9.0%）、蔬菜（3.6%）、木材（2.2%）。其中，进口份额上升的百分点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为：矿产、蔬菜、燃料，分别上升了 7.9、3.4、3.2 个百分点。进口份额下降百分点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木材、食物产品、机械与电器，分别下降了 8.2、4.8、1.6 个百分点。

表 8 2000 与 2015 年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产品结构变化

行业	2000 年中国进口份额	2015 年中国进口份额	2015 与 2000 进口份额之差
动物	1.3	0.3	-1.0
化学制品	1.1	0.5	-0.6
食物产品	5.4	0.7	-4.8
鞋	0.0	0.0	0.0
燃料	60.0	63.2	3.2
皮革	0.3	0.6	0.4
机械与电器	1.8	0.2	-1.6
金属	8.9	9.0	0.1
矿产	8.3	16.1	7.9
杂项	0.0	0.3	0.2
塑料或橡胶	0.1	0.4	0.3
石头和玻璃	0.6	1.5	0.8
纺织品和服装	1.3	1.2	0.0
交通运输	0.3	0.2	-0.1
蔬菜	0.2	3.6	3.4
木材	10.4	2.2	-8.2

数据来源：WITS

2. 中非投资发展

以下从投资总量与来源国、投资行业流向、主要目的地国三方面对中非投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

(1) 投资总量与来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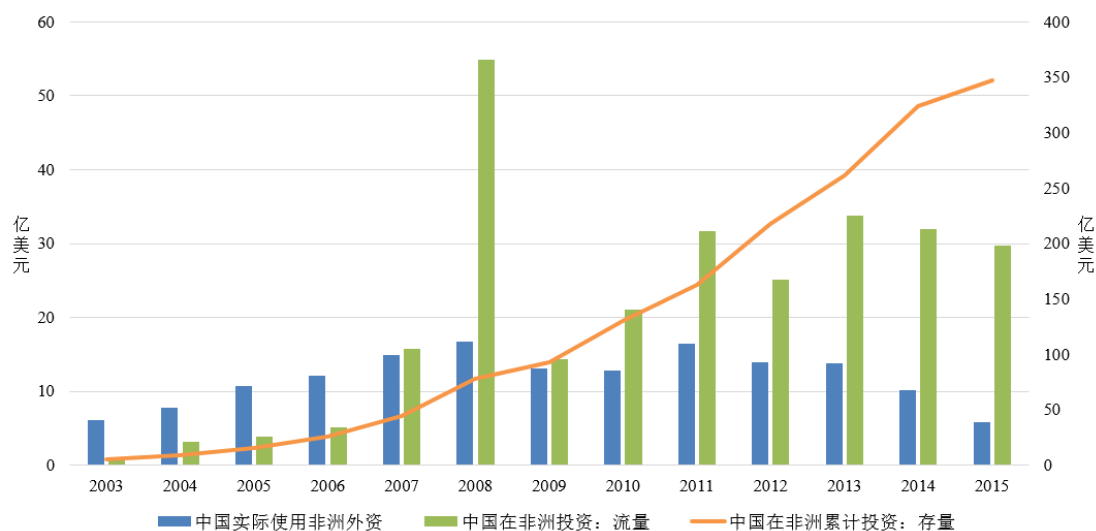


图 12 2003-2015 年中国与非洲双边投资

数据来源: CEIC 数据库

如图 12 所示,中国在非洲投资流量从 2003 年的 0.75 亿美元上升到 29.78 亿美元,增长了 38.8 倍;中国在非洲累计投资从 2003 年的 4.91 亿美元上升到 2015 年的 346.94 亿美元,增长了 69.6 倍。2007 年中国在非洲投资流量首次超过中国实际使用非洲外资,2008 年中国对非投资激增,达到历史最高 54.91 亿美元,2009 年回落,但仍然超过中国实际使用非洲外资额,此后差距总体不断扩大。在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使用非洲外资在 2003-2015 年平均为 11.87 亿美元,总体体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5 年降低为 5.85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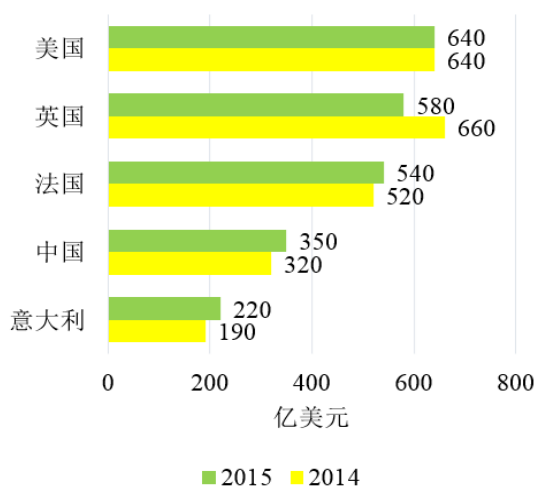


图 13 2014-2015 年各国在非洲 FDI 存量排名 (按 2015 年数据排序)

数据来源: 全球投资报告 2016、2017

根据 UNCTAD 数据（图 13），从直接投资存量来看，2015 年中国是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35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640 亿美元）、英国（580 亿美元）和法国（540 亿美元）。从直接投资存量增长率来看，在 2015 年对非投资最多的前五个国家中，直接投资增长率最高的为意大利（15.8%），其次为中国（9.38%）、法国（3.9%）、美国（0%）、英国（-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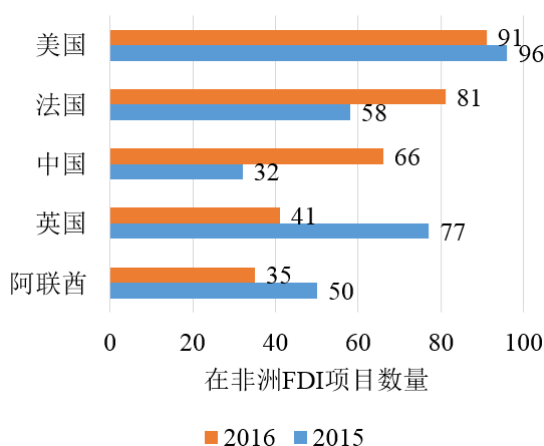


图 14 2015-2016 各国在非洲 FDI 项目数量（按 2016 年数据排序）

数据来源：FDI Market、EY’s Attractiveness Program Africa

根据 FDI Market 统计数据（图 14），2016 年，从在非洲 FDI 项目数量而言，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三，达到 66 项，仅次于美国的 91 项和法国的 81 项，且中国 FDI 项目同比增长率最高，达到 106%。从直接投资金额排名来看²²，中国于 2016 年首次超过美国，排名第一，达到 361 亿美元，占对非洲总资本投资的 39%。其中包含的单笔最大投资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2016 年宣布对阿尔及利亚投资约 33 亿美元。根据安永 2017 年非洲吸引力报告，2016 年，中国在非洲 FDI 创造就业 38417 个，位于各国之首，是美国的三倍多（表 9）。

表 9 2016 年各国在非洲投资项目、金额与创造就业岗位

国家	2016 年 FDI 项目	同比增长率	FDI 投资额	份额 (%)	创造就业岗位	份额 (%)
美国	91	-5.2	36	3.9	11430	8.9
法国	81	39.7	21	2.2	8087	6.3
中国	66	106.3	361	38.4	38417	29.7
英国	41	-46.8	24	2.5	2383	1.8
阿联酋	35	-30	110	11.7	8109	6.3

数据来源：FDI Market、EY’s Attractiveness Program Africa

²² 该直接投资金额统计不仅包含了已发起的投资，还包含已宣布的投资，详细报道可见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4171>。

(2) 中国在非洲投资行业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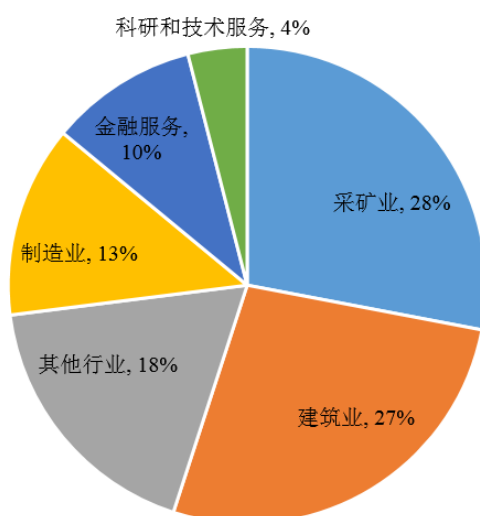


图 15 2015 年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行业分解

数据来源：Johns Hopkins Africa-China Research Initiative

从投资流入的行业来看（图 15），2015 年中国对非洲投资超过一半流入了采矿业（28%）和建筑业（27%），其余进入了制造业（13%）、金融服务（10%）以及科研和技术服务（4%）。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6 年，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 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覆盖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领域。²³

表 10 2015 年中国对非各国投资流量、存量前十名（亿美元）

排名	国家	投资流量	国家	投资存量
1	加纳	2.83	南非	47.23
2	肯尼亚	2.82	民主刚果	32.39
3	南非	2.33	阿尔及利亚	25.32
4	坦桑尼亚	2.26	尼日利亚	23.77
5	民主刚果	2.14	赞比亚	23.38
6	阿尔及利亚	2.11	苏丹	18.09
7	乌干达	2.05	津巴布韦	17.99
8	埃塞俄比亚	1.75	加纳	12.74
9	毛里求斯	1.55	安哥拉	12.68
10	刚果	1.50	坦桑尼亚	11.39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3) 中国在非洲投资主要目的地

从中国投资目的国来看（表 10），2015 年中国对非洲各国投资流量前五名为加纳（2.83 亿美元）、肯尼亚（2.82 亿美元）、南非（2.33 亿美元）、坦桑尼亚（2.26 亿美元）、民主刚果（2.14 亿美元）；2015 年中国对非洲各国投资存量前五名为南非（47.23 亿美元）、民

²³ 详见 <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702/20170202520441.shtml>

主刚果（32.39 亿美元）、阿尔及利亚（25.32 亿美元）、尼日利亚（23.77 亿美元）、赞比亚（23.38 亿美元）。从图 16 可以看出，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中国对非洲投资集中在中部和南部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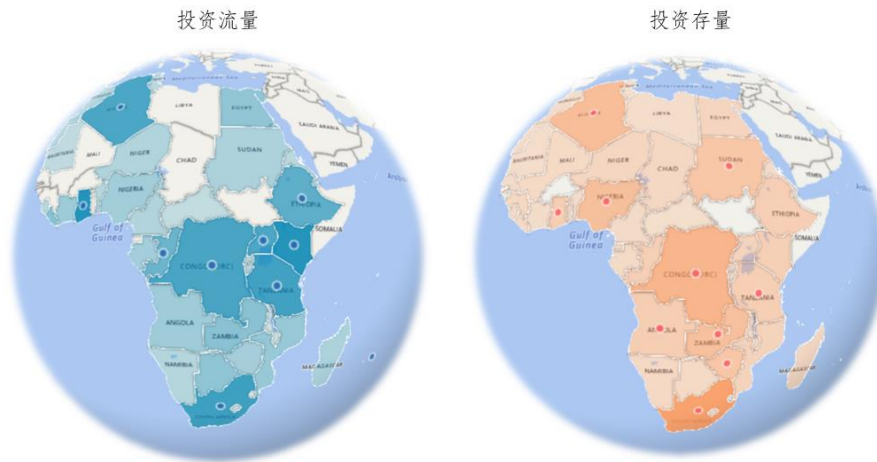


图 16 2015 年中国对非各国投资流量、存量地图

注：图中按投资额对各国进行标记，颜色越深代表中国对该国投资额越大，反之则越少。原点标记为中国对非洲各国投资流量或存量最多的前十名目的地。

3. 贷款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图 17）²⁴，2000 到 2015 年，中国对非洲贷款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 1 亿美元上升到 2013 年的 167 亿美元达到顶峰，随后降至 118 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50.8%。2000-2015 年，中国为非洲各国提供贷款总计 944 亿美元，贷款提供方主要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商业银行或承包商。2000-2015 年所有贷款中，67%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3% 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20% 由其他商业银行和承包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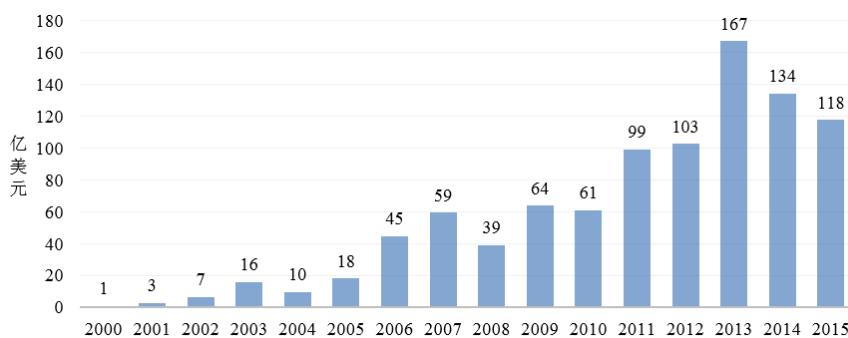


图 17 2000-2015 年中国向非洲提供贷款额

数据来源：Johns Hopkins SAIS China-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²⁴ 参考 Atkins 等（2017）

2015 年，如图 18 所示，中国向非洲贷款主要流向行业为：运输（39%）和电力（38%），两个行业加和占总贷款的 77%；其余贷款流向行业有：工业（6%）、水加工和供应（6%）、教育（2%）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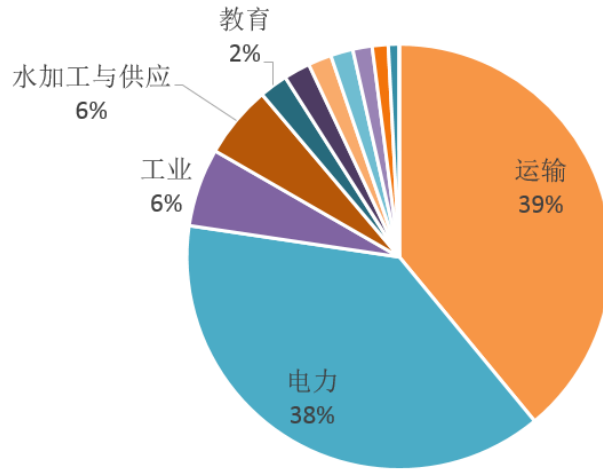


图 18 2015 年中国向非洲提供贷款行业流向

数据来源：Johns Hopkins SAIS China-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从贷款流向国别来看（表 11），2000-2015 年，安哥拉获得累计贷款最多，达到 192 亿美元，约占中国对非洲贷款的五分之一。2015 年，中国对非洲贷款前三名接收国为乌干达（21.28 亿美元）、肯尼亚（16.43 亿美元）和塞内加尔（10.67 亿美元）。

表 11 中国对非洲贷款流向目的国排名（单位：亿美元）

排名	国家	2015 年贷款	国家	2000-2015 年累计贷款
1	乌干达	21.28	安哥拉	192.24
2	肯尼亚	16.43	埃塞俄比亚	130.67
3	塞内加尔	10.67	肯尼亚	68.49
4	埃塞俄比亚	10.13	苏丹	64.77
5	吉布提	10.01	喀麦隆	37.23
6	喀麦隆	8.48	尼日利亚	34.99
7	安哥拉	8.38	加纳	31.76
8	科特迪瓦	8.11	民主刚果	30.88
9	民主刚果	6.60	乌干达	28.77
10	赞比亚	4.48	刚果	28.36

数据来源：Johns Hopkins SAIS China-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4. 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中国是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投资国，如图 19 所示，2015 年非洲的基建投资中 34% 来自私营部门，25% 来自中国，非洲基础设施联盟（ICA）成员国提供融资占 24%，非洲国家政府占 9%，阿拉伯协调小组占 5%。其中非洲基础设施联盟成员国包括 G8 成员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及俄罗斯）、南非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多边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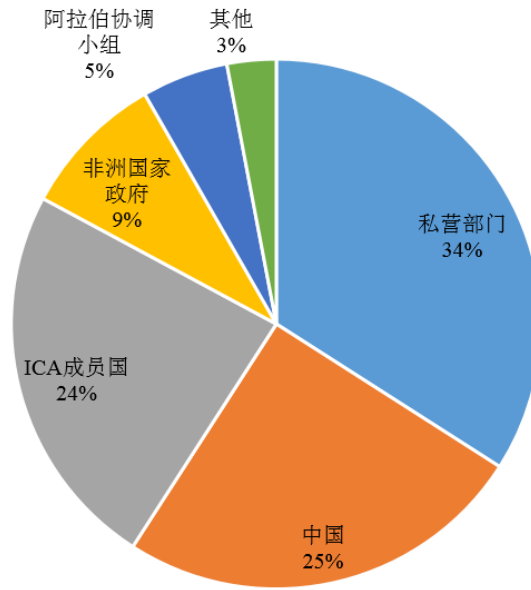


图 19 2015 年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构成

数据来源：The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 in Af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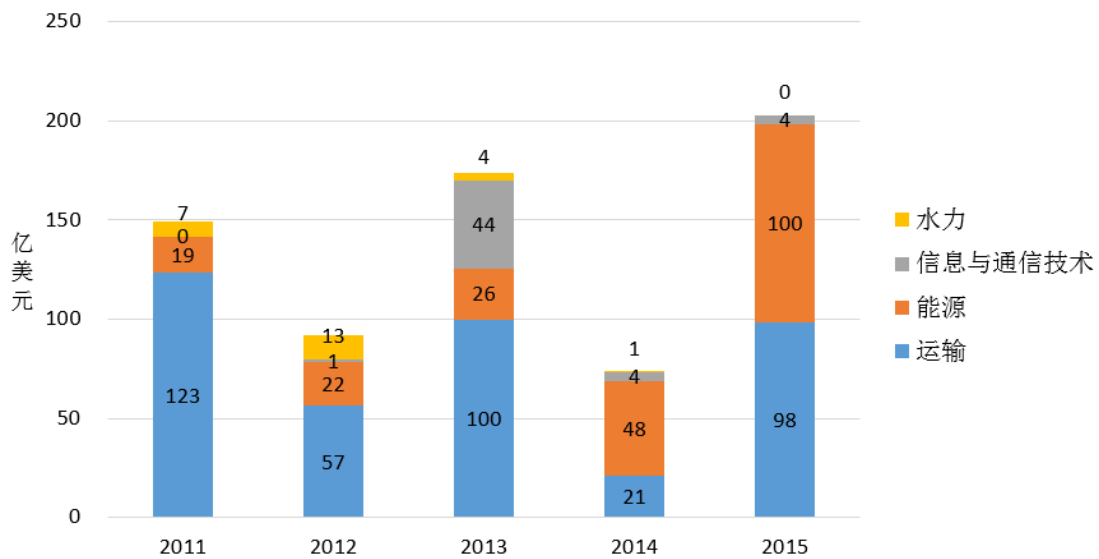


图 20 2011-2015 年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行业流向

数据来源：The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 in Africa

从基建融资流向的行业来看（图 20），能源行业融资从 2011 年起不断扩大，从 19 亿美元上升到 2015 年的 100 亿美元。2015 年，能源行业和运输行业各占非洲基建融资的 49.3% 和 48.5%，其余 2.2% 流向了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

五、 中非经贸合作的减贫渠道与非洲减贫效果

中非贸易投资合作为非洲各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大大推进了其减贫进程。以下从贸易和投资两方面分析中非经济联系对非洲各国的减贫渠道。

在贸易方面，首先，中国作为非洲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地，贸易的发展本身意味生产需求的增加与就业岗位的增多。第二，削减进口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降低了企业的贸易成本，使得更多种类的外国商品进入非洲市场，提升了消费者福利。中非间的贸易尤其如此，根据 WITS 数据库，201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中国进口商品中 27.6% 为消费品，仅次于资本品所占的份额（45.5%）。第三，贸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高品质中间品的进口，进而促进了企业生产商品的品质提升，或扩展了企业生产的范围。201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产品中 22.5% 为中间品。第四，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本国企业提升生产率，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余淼杰（2015）验证了降低 10% 中间品关税能促使企业生产率提升 5.1%，而降低 10% 最终品关税能促使生产率提升 9.2%。第五，贸易自由化加强了市场竞争程度，从而使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市场，降低了资源错配的程度，提升了原料、劳动力等要素的使用效率。其中，第一种影响直接增加了就业岗位；第二种影响提升了消费者福利，第三到第五种影响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提高企业利润，有利于增加企业雇员、提高雇员收入，帮助更多人口脱贫。

在投资方面，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帮助减贫：第一，外商投资进入东道国意味着生产活动的转移，可以直接增加国内的劳动力需求，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对于中非投资合作而言，更是如此。中国工资成本日益增长，而非洲劳动力价格仍然较低，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向非洲转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比如东莞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制鞋厂与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建设的大量产业园区。第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人员培训等方式，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进而提升其工资水平。截至 2010 年 6 月，中国已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各类人员 3 万多人次，涵盖经济、公共行政管理、农牧渔业、医疗卫生、科技、环保等 20 多个领域，增加了非洲各国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将为推动非洲经济增长发挥长期的作用。第三，外商投资可通过对其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影响，带动关联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提升就业水平。2015 年中国对非洲投资超过一半流入了采矿业（28%）和建筑业（27%），其余进入了制造业（13%）、金融服务（10%）以及科研和技术服务（4%）。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带动能力强，尤其是建筑业对上下游产业的就业拉动能力更是显著。根据安永的研究报告，2016 年中国在非洲世界投资创造了 38417 个工作岗位，占有所有外资创造工作岗位的近三分之一，居各国之首。

除此之外，基础建设投资，作为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重要领域与非洲最大的基建投资国，不仅能直接为当地居民创造大量就业，长期而言还能降低交通成本，促进人员流动，推进贸易发展，进而产生持续的减贫效果。另外，例如电力厂等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促进产业集聚，降低生产成本，推进工业化进程，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非洲减贫与经济新发展的新机遇。

那么，从 2000 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以来，非洲各国的减贫效果如何呢？以下从就业人数、人均收入和贫困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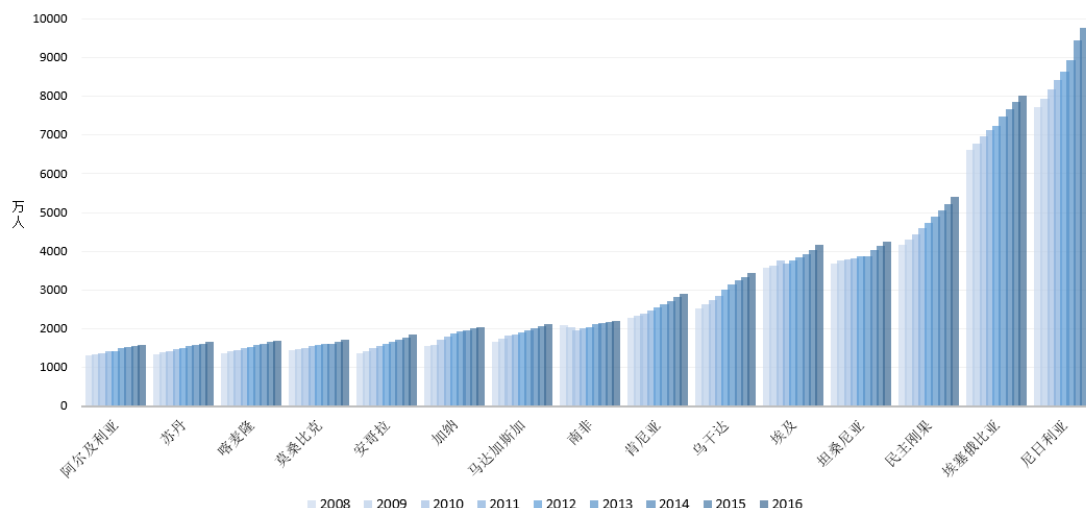


图 21 2008-2016 年部分非洲国家就业人数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在就业方面（图 21），非洲总就业人口从 2000 年的 4.81 亿人上升到 2016 年的 7.37 亿人²⁵，提升了 53%，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2016 年，就业人口最多的前十名非洲国家如图所示，分别为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民主刚果、坦桑尼亚、埃及、乌干达、肯尼亚、南非、马达加斯加、加纳、安哥拉、莫桑比克、喀麦隆、苏丹、阿尔及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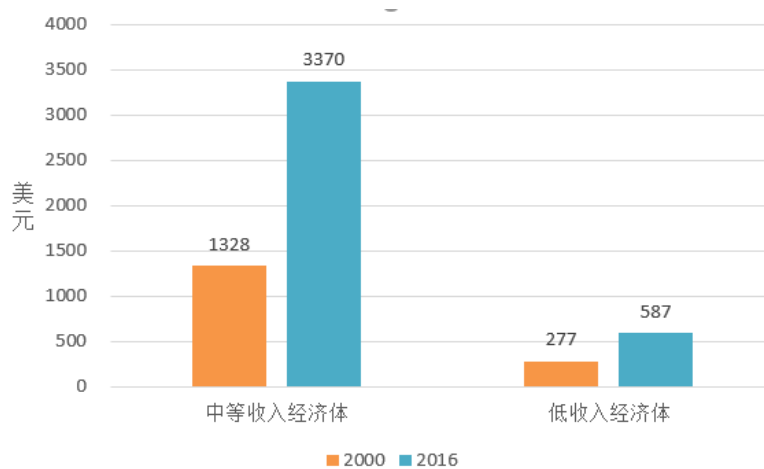


图 22 2000、2016 年中等收入与低收入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在人均收入方面（图 22），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 年非洲 24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值达到 3370 美元，是 2000 年的 2.5 倍；非洲 24 个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值达到 587 美元，是 2000 年的 2.1 倍。²⁶

²⁵ 部分非洲国家在部分年份就业数据不可得，此为 50 个以上数据可得非洲国家就业数据加总，因此实际就业人口应更高。

²⁶ 此处中等收入与低收入经济体划分按照 2016 年世界银行分类进行，其中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南苏丹、吉布提、利比亚 2016 年人均国民收入数据不可得，因此不包含在计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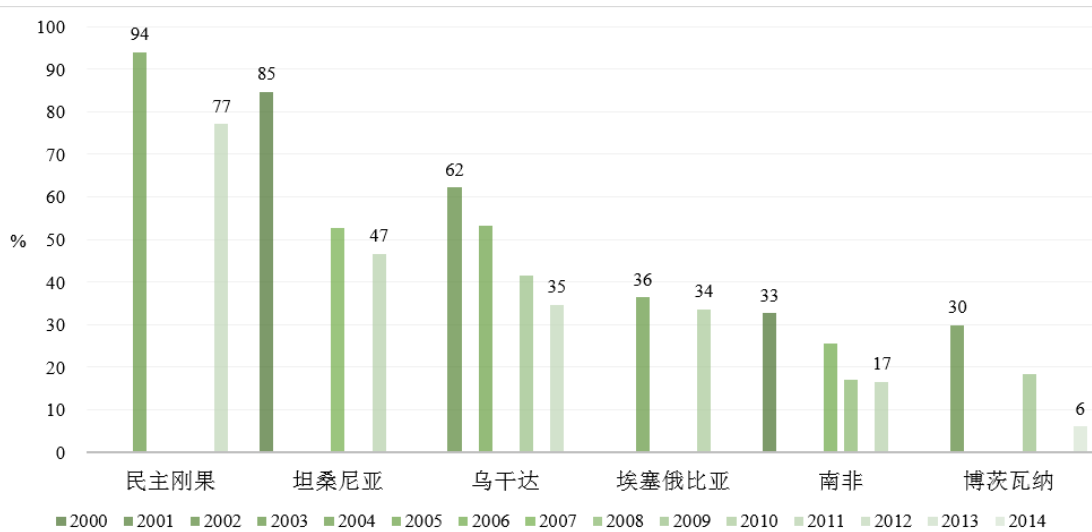


图 23 2000-2014 年部分非洲国家贫困率变化（1.9 美元标准）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在贫困率方面（图 23），非洲各国贫困率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 1.9 美元贫困线下人口占比数据（如图 10），本文选取发展阶段不同的非洲国家，展示其贫困率的变化趋势。民主刚果的贫困率从 94% 下降到 77%，坦桑尼亚从 85% 下降到 47%，乌干达从 62% 下降到 35%，埃塞俄比亚从 36% 下降到 34%，南非从 33% 下降到 17%，博茨瓦纳从 30% 下降到 6%。根据 3.1 美元贫困线，我们同样能观察到类似的贫困率下降的现象（如图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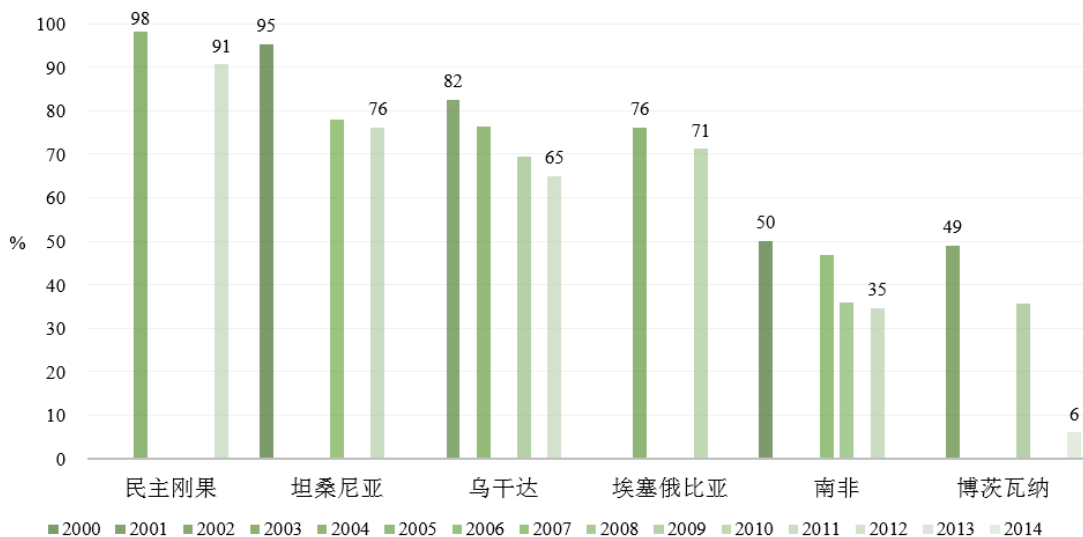


图 24 2000-2014 年部分非洲国家贫困率变化（3.1 美元标准）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六、中非投资对减贫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非洲投资对非洲各国减贫效果的实证影响是怎样的呢？这是本节希望探讨的问题。

首先，我们简单地作图观察投资对减贫的影响。图 25、26 的横坐标为 2003-2014 年中国对非洲各国投资额各年投资额标准化后的值，纵坐标为 1.9 或 3.1 美元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占比标准化后的值²⁷。图中标注了各点所代表的国家名称。由图可知，当中国与非洲各国投资额不断增长时，非洲各国的贫困率随之下降。使用 3.1 美元标准时，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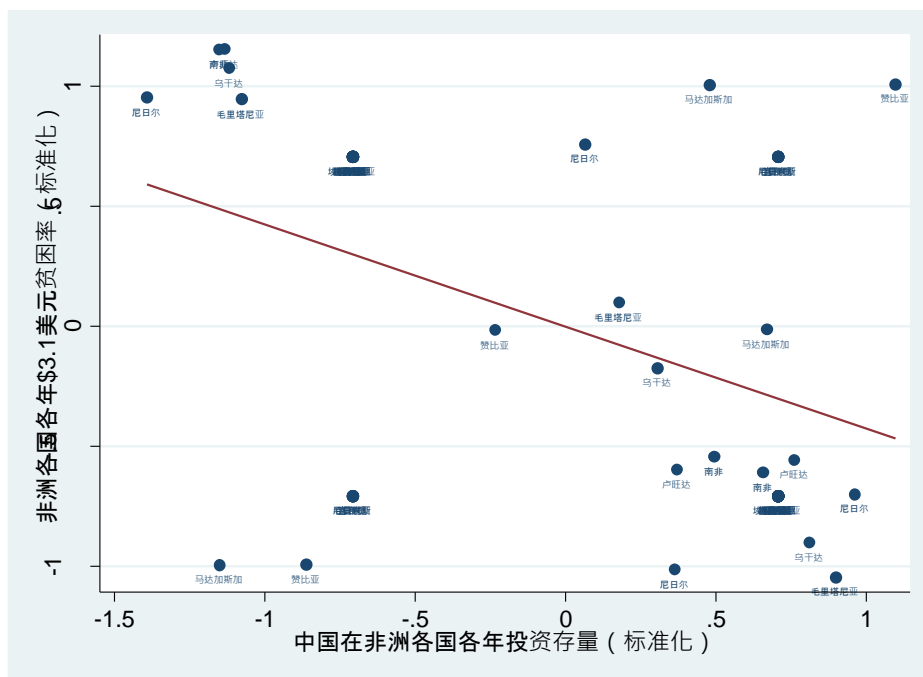


图 25 中国在非洲投资与非洲各国贫困率的关系（1.9 美元标准）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世界银行

²⁷ 投资额标准化指的是将中国对非洲各国各年的投资额减去中国对该国各年的平均投资额，再除以标准差的过程，以消除不同国家投资量级和数据分散程度不同的差异；对贫困人口占比的标准化同理。因此，横纵坐标大于 0 则表示该年投资额或者贫困率在该国各年平均值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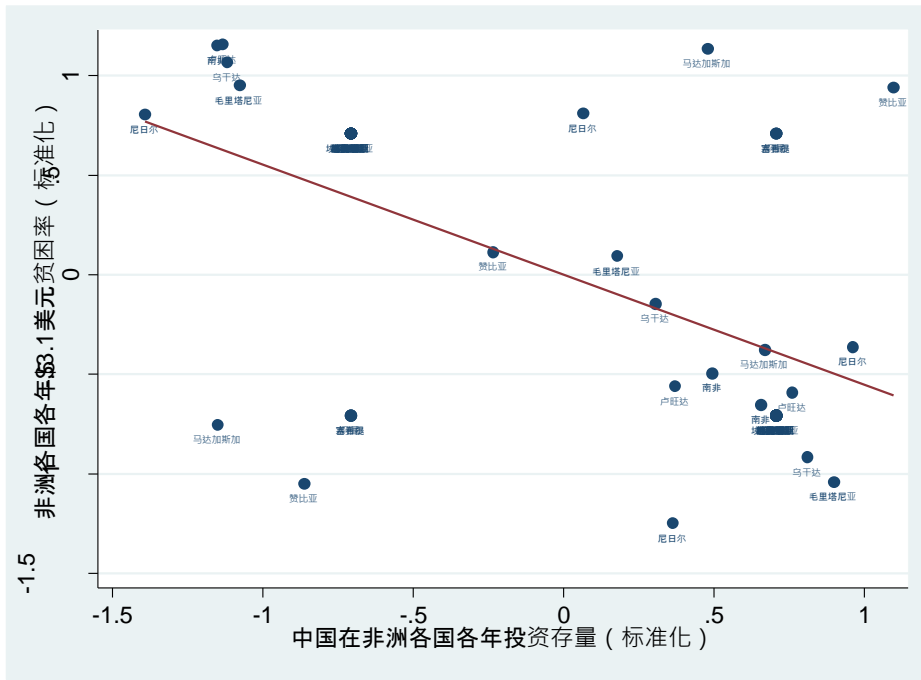


图 26 中国在非洲投资与非洲各国贫困率的关系 (3.1 美元标准)

数据来源: CEIC 数据库、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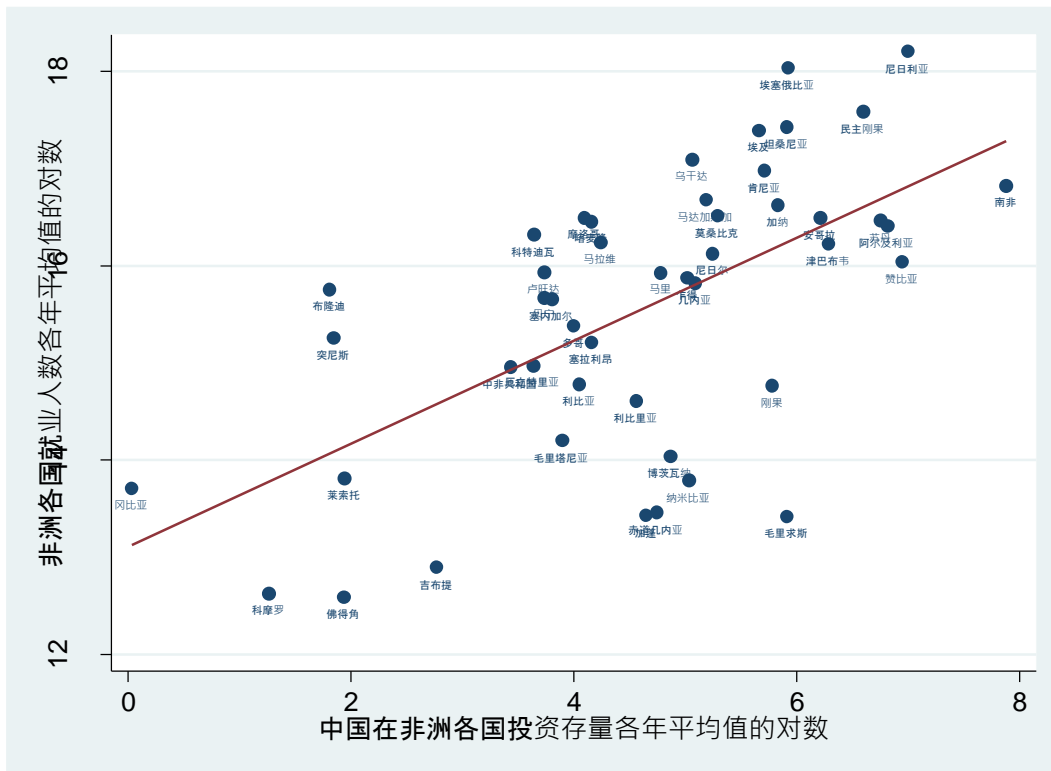


图 27 中国在非洲投资与非洲各国就业人数的关系

数据来源: CEIC 数据库、世界银行

减少贫困率的主要途径为创造就业，因此我们通过简单作图进一步探索中国在非洲投资与当地就业人口的关系。图 27 的横坐标为 2003-2015 年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存量平均值的对数，纵坐标为非洲各国就业人数各年平均值的对数。图中标注了每个点所代表的国家名称。由图可知，当中国与非洲各国投资额不断增长时，非洲各国的就业人数随之上升，呈现明显的正向关系。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国在非洲投资对减贫的因果影响，我们在计量模型中检验投资对非洲各国减贫的作用。

$$Poverty_{i,t} = \alpha + \beta \cdot Lnstock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1)$$

(1) 式中，被解释变量为非洲各国的贫困率 (*Poverty*)，本文使用每天 1.9 美元和每天 3.1 美元两个标准进行检验。为减轻反向因果关系的印象，核心解释变量为上一期中国在非洲各国的投资存量 (*Lnstock*)，本文还加入了年份与国家固定效应以捕捉时间与国别差异。

减少贫困率的主要途径为创造就业，因此本文还使用非洲各国的就业人数对数值 (*Lnemploy*)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探索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对当地就业的影响。同时，因为贫困率数值缺失值较多，因此被解释变量为贫困率和就业人数对数值的两个回归，其观测值不同。具体地，被解释变量为贫困率的回归包含 2004-2014 年 40 个非洲国家的数据，为不平衡面板，共有 69 个观测值；被解释变量为就业人数对数值的回归包含 2004-2015 年 47 个非洲国家的数据，为不平衡面板，共有 549 个观测值。两个回归样本分别的描述统计详见表 12、表 13。

表 14 中的 1-2 列的被解释变量是非洲各国于 1.9 美元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占比 (*Poverty 1.9*)，3-4 列被解释变量为 3.1 美元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 (*Poverty 3.1*)，5-6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非洲各国就业人口的对数值，1-6 列的解释变量均为上一期中国对非洲各国投资存量的对数值，第 1、3、5 列加入了国家固定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间的差异，第 2、4、6 列进一步控制了年份的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年份的冲击。在第 1-4 列的回归结果中，上一期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存量的增长对各国贫困率下降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存量每提升 1%，有助于非洲各国贫困率下降 1.5-3.0 个百分点。第 5-6 列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存量对当地就业人数增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存量每增加 10%，有助于当地就业增加 0.5%。

表 12 描述统计：被解释变量为贫困率的样本

变量解释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overty 1.9	69	40.52	24.44	0.370	94.05
Poverty 3.1	69	60.68	26.46	0.970	98.35
Lnstock	69	3.984	1.808	-0.329	8.309

表 13 描述统计：被解释变量为就业人数对数值的样本

变量解释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stock	549	3.707	2.225	-4.605	8.692
Lnemploy	549	15.59	1.426	12.51	18.40

表 14 中国在非投资对非洲减贫与就业的回归结果

	Poverty 1.9		Poverty 3.1		Lnemploy	
	(1)	(2)	(3)	(4)	(5)	(6)
L.Instock	-2.338*** (-4.44)	-3.012** (-2.24)	-1.726*** (-4.86)	-1.533* (-1.94)	0.050*** (29.27)	0.005* (1.94)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观测值	69	69	69	69	549	549
调整后R ²	0.944	0.954	0.978	0.986	0.998	0.999

注：括号中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0%、5%、1%下显著。

七、 结论

自 2000 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中非经济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等方面，中国是非洲不可替代的伙伴国。就贸易而言，自 2009 年以来，中国连续七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就投资而言，中国是非洲重要的投资来源国，2015 年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达到 35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法国。就基础设施而言，中国是非洲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国。

随着中非经济合作不断深化，非洲就业人口的持续上升、人均收入的日益提高、贫困率不断下降。在就业方面，非洲总就业人口从 2000 年的 4.81 亿人上升到 2016 年的 7.37 亿人，提升了 53%。中国 2016 年在非投资创造就业达到 38417 个，占总体对非洲 FDI 就业创造的近三分之一，是美国的三倍多。在贫困率方面，非洲的贫困率大幅下降，从 1990 年的 54% 降至 2013 年的 41%²⁸。然而，虽然非洲的贫困率降低，但是由于其人口增长率较高，2013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实际上比 1990 年增长了 1.13 亿人²⁹。消除贫困仍然是非洲经济发展中迫在眉睫的任务。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国家，帮助非洲脱贫，一直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

中非的贸易投资合作通过多种渠道为非洲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推进减贫进程。首先，中非的进出口增长为非洲各国直接创造就业，而且能够通过增加进口中间品、加剧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其次，中非的投资合作集中在制造业，通过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生产等方式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同时，中国为非洲培养了经济、建筑等各个领域的大量人才，促进了非洲各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为非洲经济长期增长提供助力。最后，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作为双方投资合作的重要领域，不仅直接提供了大量就业，同时降低了贸易与生产成本，促进产业集聚与工业化进程，推进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进程。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存量每提升 1%，有助于非洲各国贫困率下降 1.5-3.0 个百分点；中国在非洲各国投资存量每增加 10%，有助于当地就业增加 0.5%。

中国与非洲的投资与产能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非洲基础设施匮乏，工业体系单一，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程度低，而中国具有丰富的基建经验和完整的工业体系，管理自贸区、经济特区等促进贸易投资经验丰富。目前不断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了非洲各国

²⁸ 详见世界银行资料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sdcatlas/SDG-01-no-poverty.html>。

²⁹ 详见世界银行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报告：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5078/9781464809583.pdf>。

工业化的急切需求，为非洲大陆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助力。中非经济合作及其减贫效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参考文献：

- [1] 高连和. 中非产能合作中的集群式投融资[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 [2] 周玉渊. 中非合作论坛 15 年:成就、挑战与展望[J]. 西亚非洲, 2016(1):4-21.
- [3] Audretsch, David, Max Keilbach and Erik Lehmann. 2006.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Esposito, Gianluca, Sergi Lanau and Sebastiaan Pompe. 2014. “Judicial System Reform in Italy: A Key to Growth.” IMF Working Paper 14/3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5] Fritsch, Michael, and Florian Noseleit. 2013. “Investigating the Anatomy of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7 (2): 349–77.
- [6] Goldberg, Pinelopi Koujianou, et al.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4(2010):1727-1767.
- [7] Klapper, Leora and Inessa Love. 2011. “The 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Reforms on New Firm Registra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49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8] Lucas Atkins, Deborah Brautigam, Yunnan Chen, and Jyhjong Hwang 2017. "China-Africa Economic Bulletin #1: Challenges of and opportunities from the commodity price slump", CARI Economic Bulletin #1.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CARI
- [9] Motta, Marialisa, Ana Maria Oviedo and Massimiliano Santini. 2010. “An Open Door for Firms: The Impact of Business Entry Reforms.” Viewpoint 323, World Bank Group, Washington, DC.
- [10] World Bank. 200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1] Yu, Miaojie. "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Economic Journal* 125.585(2015):943–988.